

锁在深处的蜜

文·迟子建



大兴安岭与内蒙古接壤，草原、牛羊、牧人的歌声，对我来讲，都是邻家的风景，并不陌生。

三年前，为了搜集长篇小说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的素材，我来到了内蒙古。从海拉尔，经达赉湖，至边境的满洲里后向回转，横穿呼伦贝尔大草原，到根河。那是八月，草色已不鲜润了，但广阔的草原和草原上的牛羊，还是让人无比陶醉。天空离大地很近的样子，所以飘拂着的白云，总疑心它们要掉下来。中途歇脚的时候，我在牧民的毡房里喝奶茶，吃手抓羊肉，听他们谈笑，心底渐渐泛起依恋之情，真想把客栈当作家，长住下来。然而，我于草原，不过是个匆匆过客。

我在写作疲惫时，喜欢回忆走过的大自然。呼伦贝尔草原上的风景，就是在这样的时刻，悄悄浮现在我脑海中的。它们初始时是雾气，但随着时光的流逝，它们生长起来了，由轻雾转为浓云，终于，有一天，我想象的世界电闪雷鸣的，我看见了草原，听到了牧歌，一个骑马的蒙古人出现了，中秋节的月

亮出来了。就这样，几年前的记忆被唤醒，草原从我的笔端流淌出来了。

如果问我最爱《草原》中的哪个人？我会说：阿荣吉的老婆子！我喜欢这个恋酒的、隐忍的、放牧着羊群的、年年夏天去阿尔泰家牧场唱歌的女人。人生的苦难有多少种，爱情大概就有多少种。在我眼里，她和阿尔泰之间，是发生了伟大的爱情的。这种失意的、辛酸的爱情，内里洋溢的却是质朴、温暖的气息，我喜欢这气息。常有批评家善意地提醒我，对温暖的表达要节制，可在我眼里，对“恶”和“残忍”的表达要节制，而对温暖，是不需要节制的。因为从某种意义来讲，温暖代表着宗教的精神啊。有很多人误解了“温暖”，以为它的背后，是简单的“诗情画意”，其实不然。真正的温暖，是从苍凉和苦难中生成的！能在浮华的人世间，拾取这一脉温暖，让我觉得生命还是灿烂的。

一百四十多年前，达尔文看到一株来自热带雨林的兰花，发现它的花蜜藏在花茎下十二寸的地方，于是预言将有

一只有着同等舌头长度的巨蛾，生长在热带雨林。当时很多生物学家认为这是“疯狂的想法”。可是一百多年后，在热带雨林，野外考察的科学家，发现了巨蛾！通过电视，我看到了摄像机拍到的那个动人的瞬间：一株兰花，在热带雨林的夜晚安闲地开放着，忽然，一只巨蛾，飘飘洒洒地朝兰花飞来。它落到兰花上，将那柔软的、长长的舌头，一点一点地蓄进花蕊，随着那针似的舌头渐渐地探到花蕊深处，我的心狂跳着，因为我知道，巨蛾就要吮到花蜜了！

那锁在深处的蜜，只为一种生灵而生。这样的花蜜，带着股拒世的傲气，让人感动。其实只要是花蜜，不管它藏得多么深，总会有与之相配的生灵发现它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任何的写作者，都是幸福的。因为这世上，真正的“酿造”，是不会被埋没和尘封的。■

（本文已获作者授权）